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艳侠义娇

柳残阳 著

上



柳殘陽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艳侠义娇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石磊

封面设计:张雁

艳侠义娇

柳残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5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06-598-5/I·250

全套三册(上、中、下) 定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他，风流倜傥，玩世不恭。自幼随恩师深山学艺，苦练十数载，几次异遇，得前辈高人隐士真传。初入江湖即石破天惊，铲恶除霸，匡扶正义，侠名四扬。盛名之下，视名利如粪土，赢得数位江湖女杰倾慕，艳侠义娇，如影随形，个中滋味……

目次

第一章	1
第二章	46
第三章	100
第四章	143
第五章	194
第六章	234
第七章	294
第八章	334
第九章	381
第十章	430
第十一章	477
第十二章	525
第十三章	569
第十四章	623
第十五章	661

狂徒苑明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道：

“猪脑有时候也会发光，那小子不可能跑太远的，咱们回头找。”

掉转头来，走回头路，奔向原来的地方。

果不其然，在距离屈长老陈尸处不太远的一个山洞望，找到他们想要找的人。

小丐厉海背依石壁坐着，看上去眉清目秀，年约十五六岁，四肢遍是刀剑外伤，邋遢公子正低着头包扎。为他敷药狂徒苑明问邋遢公子：“他的伤势如何？要不要紧？”

邋遢公子先不答话，继续他的工作，直至完全包扎好后，才起身说道：

“不要紧，都是皮肉之伤，但行动不便，麻烦你们哪一位背着他走吧。”

乖乖，好像是在下命令，戴着一顶毡帽，又大又低，一张脸脏兮兮的看不出任何喜怒之情。

狂徒苑明不是白痴，自然大为不悦，心说：“摆什么臭架子，眼前救人要紧，不跟你一般见识，等一下咱们再算总账。”

于是，尽量心平气和的道：

“杀他的那三个家伙，还有东郭老儿，可能尚未去远，干嘛要急着走。”

邈邈公子冷声道：

“谁说要走来着，是搬家，换个地方。”

“这里好好的，何必要换？”

“哼，笨蛋，你们能想到本公子躲在附近，他们也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转回来。”

“嗯，有道理，朋友是个聪明人。”

“本来就是，起码比你聪明。”

“朋友，适可而至，不要欺人太甚。”

“别磨牙，走吧，晚了就走不了啦。”

真想不到，宛明此刻的修养特别好，决定救人为先，不跟他斤斤计较，等一下再跟他算清楚，背起厉海来就走。

邈邈公子却得理不饶人，语气像是宛明的老师：“你知道往哪里去吗？”

狂徒宛明头也不回的道：

“往上面，相反的方向，对不对？”

邈邈公子得意地道：

“对，有进步，看来还不算太笨嘛。”

鸡翅膀听不下去了，打抱不平道：

“哼，老虎不发威，别以为是病猫，小心祸从口出！”

怪事，邈邈公子消遣的目标，单指宛明一人，对鸡翅膀则另眼相看，不曾反唇相讥。

行行复行行，深入山谷深处，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四人鱼贯而入。

此刻，小巧厉海的精神已大见好转，神情激动的道：

“小弟厉海，是丐帮的少帮主，还没有请教三位大哥尊姓大名？”

狂徒宛明抢先发言道：

我叫宛暗，他叫鸡翅膀，这位全身脏兮兮，又惹人讨厌的家伙是——”

邋遢公子的人虽邋遢，却有一双明亮如水的眼睛，闻言眼一瞪，截口说道：

“小厉害，他骗人，不诚实，他叫宛明，不是宛暗，在北京城小有名气，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菜’得很。”

这小子的嘴好刻薄，骂人不带脏字，将狂徒宛明贬得一文不值不算，还给小巧当时取了个外号。

不过，“小厉害”三字，听来既顺口，又响亮，小巧厉海并不反对，当场欣然接受：“这位大哥真会开玩笑，你们三位一定是多年老友吧，你的大名是——”

狂徒宛明终于逮住一个报复的机会，道：

“哼，倒霉鬼才会和他做朋友，我们八竿子也打不着，他叫无名氏，又叫邋遢小子，是一个专门喜欢揭人隐私，而自己却神秘兮兮的家伙。”

鸡翅膀帮帮腔道：

“既是无名氏死了便是无名尸，当然无人收尸，只好任令风吹雨打，荒野暴尸！”

邈邈公子好厉害，口齿犀利，立即发言反击：

“放心，绝不会暴尸荒野，只要送韩久乾一点小礼物，保证他会替本公子麻戴孝，将丧事办得轰轰烈烈。”

厉害，的确厉害，狂徒宛明被人抓住小辫子，那三件古董，只要往九千岁手里一送，马上天下大乱，恶狠狠的暗骂道：

“这小子好厉害，恨不能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喝他的血！”

既而一想，自己和这位邈邈公子素昧平生，他怎会对自己的事知道的这样清楚，看似处处找麻烦，实际上又好像在处处帮忙，于情于理，应该是自己熟识的人才对，然而，搜脑煎肠，在宛明的朋友档中，又压根儿没有他这一号人物。

心中疑虑一起，不由多看了邈邈公子几眼。

这一看，果然有所发现，那一双明亮如水的大眼睛，似曾相识。

方欲一探究竟，邈邈公子却将眸光移开去，问小丐厉海：“小厉害，追杀你们的那三个蒙面汉子是什么人？”

小丐厉海痛苦的摇摇头，道：“小弟也不知道。”

鸡翅膀是个直性子的人，一根肠子通到底，脱口就说：

“什么？人家要你上西天，居然不知凶手是谁，真是糊涂的可以，难道连一丝儿线索也没有？”

小丐厉海叹息一声，道：“根据屈长老与小弟的判断，十有八九就是我丐帮自己的人。”

狂徒宛明双眉一挑，道。

“咱家举双手赞成，大凡掩去本来面目的人都是怕见熟人，想想看，能不能指名道姓的将他们揪出来。”

厉海摇头道：“难，很难啊！”

邈邈公子道：

“从他们的声音、形体、动作、武功路数上，应该可以理出一点头绪才对。”

小丐厉海愁眉深锁的道：

他们计划周密，行事谨慎，从头至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不像。”

鸡翅膀大呼小叫道：

“非也，非也，丐帮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呱呱叫的顶尖高手，能他奶奶的一掌就将俺鸡翅膀打得四脚朝天，范围应该可以缩小一点。”

厉海想了想，道：

“我怀疑他们是允大长老的人。”

狂徒宛明惊呼道：

“哇呀呀，丐帮的九大长老，名重江湖，都是贵帮的核心领导份子，位高权大，怎么窝里反，自相残杀？”

小厉海犹豫再三后道：

“可能与本帮将要举行的一个重要会议有关。”

邈邈公子道：

“本公子正想请教，贵帮的高级干部，齐集张家口，到底为了何事？”

小丐厉海道：

“这事本来不得对外人言，但三位大哥对小弟有救命之恩，愿坦诚相告，由于九洲一霸西门无敌，与东岱峰巅东郭不败，这两股恶势力竞争激烈，暗潮汹涌，都想将本帮拉到他们那一边去，彼此皆各展阴谋诡计，不借用各种卑鄙手段，以金钱、名位、醇酒、美女、华屋为饵，诱骗本帮核心人物，为其驱使利用。”

狂徒宛明振振有词的道：

“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徒众遍布三山五岳，在当今武林之世，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不论是倒向东郭不败，或是西门无敌，都可以马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当然会拚死拚活的争取，但不知可有实质进展？”

邈邈公子似乎存心想跟宛明捣蛋，讥讽道：

“这还用问，醇酒、美人、金钱、名位、华屋，天底下有几个臭男人能逃过这种诱惑。”

小厉害唉声叹气的道：

“无名大哥之言甚是，本帮虽已被他们这种肮脏卑鄙手段攻破，欲卖身投靠的声浪响彻云霄，使丐帮几乎已经到了离心离德，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

鸡翅膀道：

“小厉，你师父神丐余常乐那个老叫化的态度如何？”

小丐厉海道：

“师傅坚持丐帮优良传统，坚决反对投靠任何门派，即使仅仅是挂钩也不答应。”

狂徒宛明闻言喜上眉梢，道，

“只要老叫化反对，事情就好办，谁吃里扒外，拉出来毙掉不就结了。”

小厉害道：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叛徒多数潜伏在暗中，即便站在明处，也自有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家师抓不住他们的具体罪证。”

鸡翅膀听到这，也大为紧张起来，道：

“那怎么办？”

厉海道：

万般无奈之下，我师傅他老人家接受几位长老的建议，决定在张家口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准备让大家公决。”

邈邈公子道：“

“投票是不是？”

小厉害道：

“是的。”

狂徒宛明道：

“哪些人有投票权？”

厉海道：

“不多，九大长老、家师，还有副帮主，一共十一个人，不过，家师自己很少参加投票，一向尊重多数长老的意见，实际投票的人只有十位，现在屈长老已死，还剩下九人。”

鸡翅膀道：

“俺明白了，想必屈长老一定是站在余帮主这一边，他这一死，等于少了一票。”

小厉害黯然道：

“事实确是如此。”

邈邈公子道：

“事情不妙，这三个蒙面人无疑是反对派的三张铁票。”

虽是谈论事情，狂徒宛明仍不忘与邈邈公子暗中较劲，道：

“哼，岂止是三个，还多着呢，咱家亲眼在宣化百里香楼上，见丐帮的两位长老接受西门无敌的贿赂、招待。”

小丐厉海迫不及待的追问道：“可知是哪两个？”

宛明耸一耸肩膀，双手一摊，苦笑道：

“这两个叛徒精得跟孙猴子一样，闻其声，未见其面，被他们跳窗子溜啦，好在另有所获，有一个姓巩的也牵涉其中，少帮主可知此人是谁？”

小厉害惊骇不已的道：

“姓巩？莫非是本帮副帮主九指丐巩如固？”

邈邈公子急声道：“贵帮的紧急会议预定何时召开？”

厉海道：“就是今天晚上。”

狂徒宛明声急语快的道：

“快走，咱们即刻赶到张家口去，晚了丐帮说不定就会有难临头！”

第六章 鬼影逼出大叛徒

张家口。

城南数里之外。

有一座占地甚广，高楼鳞次栉比的大庄院。

由于门口有两棵百年老槐树，大家都叫它“双槐庄”

双槐庄是丐帮的一位长老郝艾明的产业。

此刻，晚饭已毕，丐帮分舵主以上的重要干部，正齐集在一栋大楼之内，讨论是继续维持过去？或是依附他派，另谋发展？

七十二位分舵主，八位长老，加上帮主神丐余常乐，副帮主巩如固，以及数名执事，人数众多，意见纷歧，唇枪舌剑，争辩激烈，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冷场，会议一直在吵吵闹闹中进行。

很明显的分成两派。

一派主张清高自守，淡泊名利，继续维持丐帮过去的优

良传统，切勿卷入东郭、西门二世家激烈的争斗漩涡之中，被人驱策利用。

另一派的主张却大相径庭，认为不论是西门无故，或是东郭不败，朝中皆有奥援，二分天下之局已定，其心毒如蛇蝎，其势猛如虎狼，莫不视丐帮为盘中餐，俎上肉，必欲食之而后快，与其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不如依附一方，伺机而动。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前一派的人少势弱，后一派的人多势强。

而且，言来头头是道，理由充足，一再表明纯粹是为大局着想，没有个人利害因素在内，自然更绝口不提曾接受了别人的好处。

一位只有一只胳膊的长老，因为排行第七，人家都叫他残七，这时怒气冲天的道：

“我不同意，这等于是卖身投靠，违背了老祖宗宁可沿门乞讨，绝不攀龙附凤的传统。”

另一位长老姓王，排行第五，虽已年逾花甲，仍未娶妻，大家都叫他王老五，闻言冷冷一笑，道：

“残七的话未免太严重了，只不过是迫于情势，衡量利害的权宜之计罢了，说什么实身投靠，充其量个过是依附他人，互相利用而已。”

一名酒鬼，性烈如火的醉丐道：

“王老五，少舞文弄墨，在文字上变魔术，卖身投靠就是依附他人，依附他人就是卖身投靠，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安于贫贱，才是丐帮的好兄弟。”

文子湘长老不以为然，慷慨激昂的道：

“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贫贱富贵，也不是投靠依附的问题，而是本帮处境危急，面对西门无敌、东郭不败两大势力，如何来救亡图存？”

地主净衣长老郝艾明道：

“尤长老的意思是维持传统？还是依附他人？”

文子湘长老迟疑一下，道：

“老夫认为理当通权达变，不可墨守成规。”

残七怒道：

“哼，通权达变与卖身投靠，或依附他人，又有何不同？”

文子湘闻言大怒，眼看一场舌战已是无可避免，副帮主九指丐巩如固及时出面打圆场，硬将诸位长老压下来，转对神丐余常乐道：

“帮主，依我看，不如现在就进行表决，也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

净衣丐郝艾明道：

“且慢，屈长老因故未到，表决应该暂缓。”

王老五不悦道：